



天保五年新年鐫

靜軒居士著 三編

# 江戸繁昌記

克巳塾藏板



江戸繁昌記

靜軒居士著



一 天地間莫事而非命矣莫物而非命矣然而命之於人也有定而不動焉有動而不定焉動者可以進退也不動者分毫不可廢幾也何曰分毫不可廢幾曰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生而有分焉是定命也何曰可進退曰天子達庶人正其心誠其意則國治家齊不則不能得然矣是動命也其然矣而天子亦人也庶人亦人也聖亦人也我亦人也然而有貴賤賢愚之分焉天子既已正其心矣然而國且遭變庶人既已誠其意矣然而身且蒙難何也蓋有所因而然矣

其既爲有所因也。以一生論焉。一生論之而不盡也。數世以論焉。數世而不盡也。則遂推一開闔之世而取命焉。然而陰陽之一開闔。世界之一生滅。遂卒歸乎無始無終也。則因之所因。亦卒歸於不可知而止焉。然則命終不可知。耶。蓋聖人而知焉。雖則卒歸於不可知乎。豈以我不可知而疑。聖人知而所爲教者。可乎哉。則我之與人。皆當守其定命。而欲動命使之進以新也。已。兵項者。繁昌記二編成。易米換錢。又支數月之飢。十日之霖。不至邊病。居士喜而不寐。嗚呼。數月之支喜而不寐。是貪人。憂士一小命分也。爾貪。

人數月支糧。富人視之何如也。處士一時戲文大儒視之何如也。雖然命之末如何也。又將營數月之糧。四硯秃筆。倉卒起草。一夕者擲筆大哭。還拾筆大笑。且笑且哭。終幡然改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平生所學其此而已。哭之亦不知命也。笑之亦不知命也。聖人之道可笑。笑之可哭。哭之則吾哭之。不省今也。吾哭之。不畏命也。乃守分焉。安命焉。樂天而記。

開帳

神雖崇乎佛。雖尊乎不仰。江戶賽錢阿彌陀。或欠光神之格。不可測。爭舉靈趾。競運妙脚。輻湊四遠。

姜華未知神福都人耶抑人福佛耶佛某神某先開  
帳者旬日去處所在揭榜文曰某地某靈開帳于某  
境內某月至某月已及期都人歸依逆靈于郊旆錦  
幟綺並作記識連老併幼結行排陣不知者以為今  
日有祭事汗雨陸續連袂填途似蟻群訪糠一般徒  
靈之地新葺假宮奉安尊龕莊嚴裝威佳美街德萬  
點供燭衆星閃光千指拈香濃雲凝祥幟竿林列賽  
錢兩拋一箇賣神酒一箇呼靈符一箇何一箇何皆  
叫何由此出何此所有時々喝道靈寶在左左欄曲  
折以次陳寶有人在傍說其緣故揚言曰所奉安置

於此靈杖者此是昔救湯七年之旱天下井水皆涸  
人民苦渴弘法大師良之念咒把之在々撫之靈哉  
杖所刺即抽泉如下拜之惡事災難悉除之大師誓  
願也便使細竿捲上帷帛喝道須近前拜一拜其次  
說起曰昔在神功皇后親征三韓彼告急明乃大明  
天子下詔遣關羽張飛等率數萬兵來援后便令武  
內宿彌迎戰短兵已接我軍危敗后在中軍急麾以  
日蓮上人所書七字如彌簸魔風忽起神兵降天敵  
軍大敗關張等纔以身脫那時靈旗此是也近前拜  
之次又說靈次且說妙三國傳末狐之尻珠八丈四

而伸之畢九唾壺出現蛟龍箱根關西懸龍水虎屍  
鬼首級一欄內極天下奇觀

歸德依靈負具連中儕輩皆爭供物千位萬置懸彩  
陳華亦為一壯觀俗謂之奉納物奉納所外那邊觀  
物這邊幻技戲場割棚鳥啄相撲酒壚茶竈魚鱗相  
連且有梁資曲壽者趁開帳所下店數人一裝紅帕  
抹額叫聲梁資曲壽高評々々一箇操杵一箇白手  
呼一杵一叫一手低昂作態曲節呈响更杵代白  
輪曰輪杵環曰追逐隔曰調謙我奪寶彼壽虛彼停  
手我錯度百杵已熟双手拈之顆々拈珠点向大般盤

裏拋焉正是秋果熟時風伯推林蟄龍沖空春雹碎  
天珠大小千亦一顆萬亦一顆白盤相距可一丈然  
珠落霎千也一的萬也一正不看盤外一顆誤迸真  
妙壽真妙手高評高評

南瞻部州大日本國中神々佛々沒大沒小屈靈來  
仰殆無虛月今算其爲魁者嵯峨釋迦成田不動信  
州如來自延上人此等是也今春開帳十九所成田  
不動亦照舊例來深川開帳焉都人賽詣趁星卷漸  
負具奉納賭豪湧山觀物演戲亦從競奇今記其一  
戲衆觀可推

方數十步間葺一大榭四面設戲梁上當山懸一箇  
綵燈罩一部鼓吹鼓鑼動角擲子响震只見帳落現  
出一字伏魔殿山險林猛白揚扇指示說道箇這擬  
水滸傳第一回洪大尉誤走妖魔模樣那禍大尉應  
聲睛轉指動火把一炷插開石碣猛聽刮喇一聲  
黑氣一道從穴裏出擲响機轉殿宇山巖望後倒覆  
只見野天荒涼遠林欲昏一波坐下羸馬漢跟在  
馬尾遠々箇莊院燈光閃出白叫王教頭私走延  
安府此處是也拜近前機輪西壁西箇好漢恣爭賭鬪  
智深舉杖照頭待打史進捩刀迎杖在棺寮寺馬出

幽邃撥倒一面白虎節堂玉欄椒壁金碧映射林冲  
擎刀立在簷前白叫木鳴南面開一箇山神廟四天  
一白朔風捲雪管管已斃富安待走林冲拈鎗擗倒  
陸虞候鼓急笛亮雪晴廟碎城郭漸々湧出於地慌  
得觀者魂飛魄散那扈三娘雙手揚劍破除林箭鐵  
眉縱翠長袖飄紅正是殺氣場中彩霞落空三郎蹣  
鼓壯丹驟開破次起段跳出這娘是技人妙思既而  
東帷褪則所謂一箇水鄉地名梁山泊者四面高山  
三關雄壯聚義廳上宋江李達等俯仰成態三面通  
變山豈焉水流焉水近而遠山小而大作那方圓八

百餘里，縮圖白叫先客讓後

明王靈龕以六月朔鎖焉，聞鎖後特乞拜者一開，獻一兩金，然猶乞者爭之，一開一兩，一兩一開，一兩一兩，兩々兩々，開帳窮暑，終無違，閉信宿中又爲一大開帳，嗚呼，雖出明王靈驗，所有然自非，這都爭得此閉後之開，盛哉開帳。

一友生來贊予曰：去年初篇記江都一大患者，火也。爾切誠，都人慎火，然今春無火，數十年來所未聞見，抑妙矣，豈得非子神文靈筆類前誠之之所由然歟，居士不有歸之明王曰：何也？曰：今者偶憶前番不動

來都下大火，因或言明王背上分火炎，頗壞名聲，乃今春無火，果知明王保名之力，愛民之靈，蓋收其炎，生笑曰：善，既已收之所餘，唯熱耳也。都人趨熱一兩，而々耳哉。

古言：繩附驥尾，千里致行，上依青雲，名聲施世，思今世不唯此而已。神亦然，佛亦然，有客人權現者，附明王尻開帳焉，蓋亦得賽錢云。居士拍手曰：妙々其附尻，稍違攀腰，恐被那火燒危矣。嗟夫，已附尻焉，得生涯爲主善哉，稱其客人居士亦驚矣。名利如可求，欲附者久曷難及，尻之患獨奈天下無驥吁矣。

祇園會

天神地祇大小祭祀極繁極豐其最者山王神田二神是也此為江都兩大祭事山王六月明神九月間歲行之物色之美人心之狂莫過焉觀者重舍餅脂輻自四方與事少年神諫氣顛魚論杖者亦從狂顛其揚美耀豪剪錦裂綺金縷洩泥綾羅掃塵寺出工夫競抽新奇然猶江戶人曰僮奉祭事與都人奉祭事也日米兒女輩不甚欲觀焉祭事有日祭服既成人廢業打扮四走故徃氏族之家遠訪知識之人錦衣不網耀諸路人氣萎脚麻仆而止晝錦數日祭

華黃梁一枕睡味真似夢中事先祭一日家施擲張翠鋪紅錦障銀屏以待觀客至夜分燃紅燭流綠酒看核狼戾歌吹成海郭內聲妓徵聘掃地羅及東山餘妓力不足者皆就所知請處女善謳者且備拙而好謳男兒輩雜之肆業長歌豐後曲名喧嘩互發下中淨琉璃曲名不入時東鄰河東不如西隣餘志古濃曲名鄙人縱遊皆以此夕傍觀佇聞品竹評絲遇下俚巴人調謔攬之次以惡聲騷人韻士別着眼目指障點屏細品其畫圖取觀焉孰思挾一大展隨於此雜叢裏心信也雪舟也宋畫明筆一巡歷認名流百家之



本日昧爽山車鼓譟以次挽出其數山王四十五面  
明神則三十六友人某神田祭歌句云棚車三十有  
六輛車上倪儻造得新沐猴戴冠楚王刺野雞棲鼓  
虞庭晨獅子奮迅花作錦海神激怒浪翻銀皎月以  
深武藏野白鶴春廉鑲倉濱山車外別演雜戲  
附祭曰治臺曰挽物曰泥黎一昇一索各具鼓吹句  
云又見波臣朝天儀魚服鱗裳威巍々金石鏗々幾  
隊樂紅綠眩々數竿旗八大龍王奉珠玉垂髮高冠  
誇淑姿梨園子弟朱階下落梅一闕和琴吹沈香亭

上倚闌者東巷二嬌某氏兒共舞霓裳羽衣曲小姝  
三郎大姊妃競抽新竒者是也

少殊情貪富異趣人間常例也然使此同之者或  
之而祭事亦居其一焉少年狂杖者從亦狂貧人  
顛富人從亦顛然少年易狂杖者猶難貧人易顛富  
人猶難試錘二難杖者猶易富人竟難不難也則不  
富所以難也乃少年貪者易狂或至賣子鬻妻富翁  
則泰山不動矣曰世間貪愚惡知富人心謂馬謂牛  
亦可勿使一錢費於祭事然兒孫欲與事也使慈母  
請之而泰山不動翁頓聾矣親戚謁之不聽伴頭諫

之不聽家人僉諷兒輩咸懟不聽焉不聽焉既而祭  
事有日鼓聲殷々人氣漸譟錦繡往來觸眼觸心奉  
山不得弗少動矣自誠曰勿求氣又觸又衡不得弗  
復動猛省曰勿求心秉燭步筭然猶殷々不絕於身  
錦繡妍々心目翁意動難制泰山將崩伴頭埋首多時忽擲  
珠盤投鍵袋而起遽召伴頭突然誓曰所不許者有  
如水道水道伴頭錯愕不知所答翁曰祭事爾先不許  
者吾有所思也今決矣使小厠急走大丸烏鋪吾且思  
之遂起之寢家人喜可知矣翁不睡連思於帷幄中  
定事于千載上自以為新恩妙案翻銜紙象坐待且命伴

頭錯愕家人失笑皆謂已之愈為老婆諫焉弗肯伴  
頭論焉弗肯於是乎家人斟酌潤色之而事定書曰  
我其幾出在吾家老翁之謂乎  
祭事常例家炊赤飯乃糯米一時傾萬斯倉炊烟一  
朝熟十斯竈此猶細事不足言也酒滔天燭夷天  
之狂譟反覆天地則一尸數日浮費可推知矣且有  
費中之費無用之用者欄于是也置樽是也祭前  
日上來施闌一欄值數銀且追祭人過踐跡毀之奪  
欄材去是亦常例空樽數百叠積出山綴以燈籠以  
作京觀是亦古例其他常例不遑例舉

技劍擊柱，兵革餘風，勢然矣。元和一統以後，世尚慣。武士氣慄悍，試劍於人，乃游俠者流。藉々駢出于其間，雖不無古人所謂以武犯禁者，然其膽大氣高，輕財賭命，一諾千金，挫強援弱，韋馱天披，革半掛騎，春鬼影馬來，肚裏決不少悸，凜々赫々，垂名釋史，拔跡戲場者，比々有焉。而幡隨氏為之巨擘，其他滅金喜石工門、夢市郎、兵衛寺西、閑心、鐘彌、左衛門等，所為益亦有足多者。丹波大夫操鐵拍、節妓女錦木拋翠被、踏白又當日光景，可想可奮矣。居士嘗謂，倡優三

外，赭顏突鬢，披素幘，踏長袴，大唱扮武，砍飛數首，於一刀揮下，此為家藝。是蓋古人眼中之觀之存于今者也。前日俠客之盛，兄弟結黨，大小締社，乃作神祇。唐犬鐵棒、鶴鴿等，號雁陣、魚貫、衡行、賣俠，因或士人好事，亦往々為之轉柳、抹花、弄武、惹爭於戲。刑政之嚴，仁德之薰，俠客殄戮，衡行滅跡，清世之今尚存餘風者，士著丁男是也。恒言江戶人，江戶人因飲冰道水，瞻大矣，死生之際，頑節難奪，爭鬪中守似義之轍，意豪氣傑，有進無退。古人言忠義之降，敵而為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為客氣。然比彼儒生，其志寥寥。

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儒者之行  
貪財賣聲假虎使狸愧天愧地人羞自羞輩猶似者  
萬々嗟夫易流乎懦者治世之弊今儒人自非飲水  
道水洗濯其腹少尚節義挾古豪風安見爲維持世  
教之物也可勝嘆哉

丁魚男諸上著人中火丁最客氣都人字  
者梁冀鳶肩蓋名其張肩賣威之狀耳其人皆養舌  
而言累踵而坐常不放手帕或委肩端或安頭上若  
提若佩使之不須史去軀者與士流上前不放小刀  
一同格式其數若干名以國字四十八別識分部中

除ハヒラ三字易百千萬三字按國音ヒ火通蓋忌  
之也ハ音同此蓋避之也都俗謂陽物曰ラ忌蓋在  
此歟部次自一至十而中欠四七數予未詳何故俟  
大儒先生穿鑿

江戸人抗氣軋威一句違言萬犬湧怒七何氏七藏者叱  
曰何這潑皮ハ五郎 戟手曰何々々業書紙屎並早  
脱衣着赤條々相迎眉縱背裂渾身青龍爪攫鱗突  
ハ早引一棒幌一幌照頂門打將來七閃過急抽溝  
板架住棒連一運望他脛打倒去ハ亦一閃跳過末  
々往々板棒纏處忽見一人抛ハ板壓纏西脚踏上

鎮得不動手，毫氣急，喝道：「歇！歇！看我面目，且聽吾一  
句。」兩箇焦燥，怒氣為龍，如何挾耳，遂把空拳相搏，腦  
裂臉破，散髮淋漓，鮮血滴，連人々叫苦，尸々鎖難，屋  
上觀者，只見七友八朋，狂顛走難，遮七攔八，皆叫：「止！  
止！抱住，兩怒東西割拳，然彼此奮怒，眼亦盲，倒使  
空拳左右亂打，得左怒右怒，怒々相觸，更起一六  
爭鬪，孰早報急，東西來，援一邊三頭，一邊六臂，左拌  
右扭，又棒又板，又叉又鉤，兩點々霞集々，混鬪一場，  
驚天開地，弱者仆起不得，強亦骨軟，氣索，既而好漢  
特來，父老始出，分拌開，捉扶，仆勸，軟都俗呼，勸解者，

謂之中人，以其人于彼此間為之方便也。中人容喙，  
遂使彼此洗怒，渝仇，化好，期日月不暗，借酒樓為好會  
所。請方君于筵席間，七八東西，函丈坐，儼然如昭穆  
位，昭從，穆從，穆神田龍，新塲虎，淺草熊，本所豹，諸先  
席揮衣禪好潔，手帕御側，賀金拜好，疊踵而坐，某若干  
兩某若干，銖一々連書，張懸壁上，中人中一個有名，  
好漢當中進出，東西揖客，乃說：「兩箇今番執爭，東如  
此，西如此，而若是，是若，是則雙方毫無優劣，乃今看我  
們中人面，並指前怒，結好為兄弟，請列位亦不留遺  
恨，遂舉兩盃，令更獻酬，爾時虎掘爪，熊張膽，脫有隻

言煩耳。舉橫眼虎嘯龍驚壞好尋仇呼風噓雲以  
故鬻酬開風止濤貼與千以會刺第一牌時候一般  
也似乃彼此穩當則列位好漢咸曰唯々中人便請  
為舉玉手拍手表信曰諾萬掌一拍響崩山岳鼓掌九  
點為法前二番六點並緩連鼓後一番三點皆急臨  
一點以闕之自此而後東西破席獻酬交錯又杯又  
盤又羹又膾酒兩點肉叢集一邊三頭一邊六臂  
歌右舞虎嘯龍躍轟飲一場又驚開天地來  
或一人被挫歸其夥便千百一心荷鉤提斧捲潮來  
釀粉碎仇家去使人想見四十義士夜討吉良氏之

昔義士則以畏朝故為之於夜丁輩如何辨晝夜  
白日弄兵暴殄天物暴亦莫暴焉殄亦莫殄焉折天  
柱碎地軸今大理寺禁令殊嚴此風漸斲  
為酒釀爭為錢鑄闖酒肆尋緣屠戶買事拳也讓打  
棒也讓打以輸為贏以望背紫頂紅此亦一種爭鬪  
也一沸拳揚早把身偃地把背朝天皆暈一死息甦  
事就小則酒肉償傷大則藥料償死十字街內一日  
數次一邊三頭一邊六臂左叫右嚷雲聚雲散不至  
鬧天  
如火丁一大爭鬪此條好會其費或算千金出或

講和之後不期日月須有火役一大街上兩陣相遇  
中人內間往來傳命彼此相諾兩陣中耆老一名抽  
伍進出應接拜和遂一齊拍手而退聞近日書畫會  
亦多念爭予未知其脩好會上獻酬幾觴拍手幾鼓  
中人何如處分之候書畫會先生考證

外宅

都俗諺曰二女生產一生安活看那橫坊新道  
外宅並軒閑居耀妍所謂曲眉豐頰清聲便體飄輕  
裾昭長袖者此是也綺疏戶內湘簾半捲金背數  
種名士培碧壁間掛畫一幙側鈎下雙三線

都俗謂子坊日新道

壁下安置大桶爐鐵瓶滾湯鍋具副之烟筒一縱  
草甬一橫甬殊小筒殊長傍有香枕照枕安一箇妝  
鏡臺近曰女人以鏡甲首飾數枚堆光紅脂盞金粉盒併鬼兒脚  
脚換眉刷色々排香奩娘子晏起朝粧不平業也金屏  
風上半衣披布連袖掛下粉氣抹香春寒耐遮一戶  
內一嫗一婢連一牝狸奴家四口純陰用事陰中這  
等外宅蓋屬中位如上位則柴門深鎖板牆高掩夫子  
數牆邊竹種數竿庭砌苔上數點松陰暗處建一石  
燈籠方丈茶寮金爐燒麝占銅甕內清湯沸笙膽瓶  
插春博山高州木理緻密光澤鑑人鐵色奇古香羸

可愛往來有貨滿談笑有幫間可以歌河東閩春本  
樓上扁春如海三字幌掛翠枕括錦宰予晝寢莫人  
誅之久矣吾衰不復夢本妻真是拈揚生花虛雪  
海老當益壯不使少年樂之老賊外築如此一月養錢  
貫不帝是非此繁昌地焉能築得太平之澤春如  
海兵聞近日外築之盛不但素封豪賈鋪丁額猶青  
能築養焉况乎往來伴頭乃至下等不能別築徑就  
其家養焉用樓當宅地處大興乾坤欲弄妾擬妓或一女遇  
五男男輪流課日考之字書黜字即是慧彼小星  
五在東人直輪當夕而往自以為快酌三盃飽專

一宵便拋碎銀子命酒令肉酒肉未至間相與在樓  
欄而欵指天而誓願世々為夫婦忽聽兩滴來低々  
叩扉妾提耳感頰嘆一口氣鼓舌曰壞矣那話末那  
話來君請須臾避那話醜則醜却箇千金子弟欲奪  
先與常有賣此倍話為避為匿急把某推納後邊燈榻  
之門象妙其不得已而潛焉妾迎客上先所命酒肉亦適至  
乃疊手累膝軟語温存雜以戲謔一盃互叩一變同  
掌指天而誓願世々為夫婦某在闇中屏息聽之氣  
惡腹急摸來摸去要索寸容光常無欲可有物觸手欲  
急縮早被物伸臂拈住某吃一驚猶能忍聲物便低



言齊々休怪我也我也某定氣聽之聲氣甚熟旋鑽  
戶隙引燭何意現出一親友相視失笑遂相俱窺焉  
何圖外客亦親友中一人耳客何省其被窺酒酣情  
流你挨我擠漸入佳境猛聽得後邊樹戶呀的一聲  
有物喝出客錯愕幾暈妾失術逃

次夜有客命酒命肉一碗清醪我一呷汝一呷一鼎  
香羹我一筋汝一筋我歌汝和我捻汝咬我々喜々  
汝々歡々情濃更闌忽聽人敲戶聲妾吹膽妾爲熟  
睡不知外面高敲低叩大叫開々々正是胡餅舖急  
鼓庖刀混堂戶曉罵伴頭妾惶急下措迎之則不是

外人家翁醉歸也媼亦愕離子母相與慰之而翁涉  
醉怒氣發越罵妻詈子拋碗碎瓶厲聲曰汝等畜生  
扶耳聽更猶淺非丙云不俟乃翁還安閑上蓐熟  
睡如此鄰失火亦不覺媼謝曰吾過爾吾過爾觀過且  
齊之更更深人定娘使手指天天低々言官在官來  
翁深醉如何上耳叱曰我以吾脚歸我家我用吾手  
敲我戶我物吾毀我理吾說誰道半句不字極轉怒  
睛着時觀窺前樽倒盤橫翁越怒喝曰畜生汝偷乃  
翁不在掠乃翁錢醉飽取樂安閑涉日是何所爲子  
母墨々只使手指天上天之賦翁如何上眼曰是何所爲

我每日疲困，插木為脚我々走業，汝安閑早寢晏起。  
第每日疲々毎  
之疲未知孰苦女曰：爺大醉請就寢，曰：何々我不飲，何因致  
醉，天蓬矣命  
臣妾吉嗽々一夕又罵，又詈，客不堪，悄悄下梯，絕抽身去。

買妾者至，合山家王婆延客樓上，先喫一盃，須臾而  
忽引上一處子，年紀纔可一十四五，早梅香動春信，  
始通羅浮未試入，趙郎夢翠袖遮羞，滿面潮紅，却是  
似蓮花欲發未發時，誰占周氏之愛，梅花不謝，百花  
交競，桃秖面紅，則紅姿容或鄙，柳枝腰細，則細雙眉  
甚短，牡丹富麗中，蓋不惠，海棠極艷，但惜無香，聞得

妙香，暗飄又送上，一阿娘柔姿，嬰娜眼涼，頸拔算許  
始過蛾眉，早剃，刺痕一雙，生藍欲流，正是青山春晚，  
子規叫雨，貼坐紙席，平氣吞客，堆笑勸盃，賣媚進膝，  
十分嬌養，三分未盡，是促而下次上，一處子肩秀，神  
清舉止端正，耻而不憚，幽閑寡言，靜芳占秋，比之花  
中君子，蓋一孝處女，為親嚮身，一婦代出，年始四十，  
脂粉粧春，額生秋波，真是曉霜涂出，楓一樹秋殘，猶  
餘數日，紅波細々，說曰：梅則縛二月，養金五兩，菊則  
四兩，桃三梨二，客乃就美論，值婆言一錢難，感婆權  
賤，勸舉客辭曰：不上，思矣一議一勸，事竟不成，客言

近日再擇投酒錢而出，婆急射影撒鹽，曰叱，其平日  
貴閑，此是無錢揮妾妙方，得於西源子言。

永代橋

居士嘗倚着橋欄，南望指點大嶋隱約，若有若無，總  
山房嶺削青抹翠，海天一色，水路萬里，風帆明滅於  
遙靄中，可謂壯望也。漕千石，運萬石，天下巨舶皆面  
橋而碇焉。危樁作林，鱗蓬如山，偶聞脚下管絃湧起，  
攀欄俯水看時，箇屋船青簾捲，波錦纜繫，風小豎  
常爐，飾酒篙師解職，吹烟其聲清朗，知其入外秀中，  
惠其舟，雖熱知其客，身貴財富，隔一橋脚，輕舟橫流。

一僧一醫相對爭碁，了童掌茶，吹火當爐，一人支頤  
運思，碁寒儒探詩也。又問：「術兒女喧嘩，香餌亂拋，  
忽見竿頭引一鱧魚，吃驚吐苦連竿，放去望後倒，  
蓋錯爲蛇也。覆壺酒流傾瓶，茶道礙跳，叙走離橋，避  
舟一葉漾中流，簾箔長垂，間若無人，黃頭坐下，葉尾  
假呆仰天，風無兵波，無兵看那舟，漸搖動來，忽見大  
石良雄拉數箇幫，問自下流，泝過，倏見伴頭手代商蒙  
有相目伴頭受其制驅一隻楮牙，由橋下攢出，又見載妓一舫，  
直走，臣船乞觀，因借一席排酒，殺于橋下，且歌且舞，  
興飛魂逝，一釣舟自上流還，揖一隻坐中間，左右數

人收竿理籃曳旋抽手甲整雨衣便々談曰不省乎  
新地繁昌聞往時那邊皆沙皆芦朝晚唯聞波濤之  
聲桑海之變太平之運濤聲爲嘔哇蘆沙爲亭榭聞  
之妓館中有五明木觀等幾箇名樓酷劇酷盛且深  
川本所今又別爲一繁昌域者又予頃讀繁昌記既  
至三篇末記其所蓋不遑記及也叟顧曰不省乎  
那千百父船可謂天下第一港房之鋸山相之浦港  
相對作門其間相距總三里一槽口以收四海之潮  
實天造地設自然要害且富津暗礁樹劍設穿錐土  
避慣聞或見吸且武江漸沙以往巨船不候潮待

風則不能直近岸乃萬或外寇入門譬鼠走袋千  
艘來鑿之萬艘至鐵焉然兵家或言武江無要害僅  
有賊船定入手無所措植屏置炮宜備不虞可笑哉  
予嘗論火器與舟具異邦所長而短兵陸戰我勝之  
以短較長非策也彼脫上岸魚腴沙也予亦擒之萬  
亦馘之昔者北條氏鑿元賊短兵克之是證是證明  
鳴謙禦我策曰云々若縱之登山則難制矣我長陸  
戰異方所畏是亦證々居士拘子曰善適遇橋吏打  
捧至呵曰狂人速去不許住脚遂走橋頭聽賣者  
說卦

昭代右文之數書肆日盛著作歲新編老舖者五十  
 為額子肆孫店算百算千且有畫草紙舖者亦五十  
 為額中分新古各居其半合稱三部又讀本肆十六  
 借本戶八百此其大略至其子其孫不易算數云  
 正面唐本四壁雜本整齊位置積々疊々先生某某  
 所著書目拓帖翻々風翻肆頭安置一箇糊造拓子  
 舖主坐攔內對簿而監焉千履萬履客來客去伴頭  
 磕頭左喏右唯小猴坐起不暇偷睡士人至上肆  
 坐下亭主伴頭接風唱喏士曰近日有何奇本伴曰

有々々早抽出數本奉安他面前士略閱曰此既矣  
 此未也中擇一帙定價而起伴頭納頭謝曰每度蒙  
 顧多荷々々明日早々奉送忽見儒先生站立肆  
 頭叫曰某書有乎伴長揖曰無々々曰某何如曰無  
 々々小猴吻動伴閃使眼曰無々々有也無實若庸先生遂去  
 可欺伴誠猴曰若愚假而不反焉能為有猴笑曰二二  
 子以我為隱乎伴哂曰直在於其中  
 一醫生至懷抱取出數冊曰是日前所買不佞驟歸  
 省且還之伴曰唯々翻簿照之曰是々引珠盤算了  
 曰原價四銖今除之三分現金三銖有奇奉還請收

生色驚曰吁其是係數日前事纔閱數行裝未折紙  
未毛除二分不亦已甚乎且聞原價除二書賈常格  
何會何會伴曰除二分者舊本之例箇這新本新古  
自別且不管他何如本舖以此為格如不滿尊意請  
謝請謝生少帶怒曰格則可然但奈人情請二之十  
請百謝伴執格不變生卒服格收銀而出

一個上人紫衣活佛意氣昂然大上下問訊曰唐詩選  
有與伴倒拜曰有掌故箋注集注解頤並有何佳  
上人尋思久之曰不及彼此相煩國字解便佳且名  
目要詳解何如伴曰若未聞曰且出心經一卷曰大

小何如曰不及相煩國字傍注亦足一々值定侍者  
從傍算清遂令蒼頭紫袂包之而去一僮檢點鬼冊  
而在突然問曰但徠先生猶在耶伴忍笑曰近年蓋  
沒曰當今誰為大儒小猴低聲帶笑曰無々々  
極木報成戶鑰人定書庫內群籍忽為人言嘆曰嗚  
呼吾占書兄弟如何噫與兄等借寓斯倉而後不觀  
天日已數十年此輩無而後憐問如何哉不唯為蠹魚  
毀身體而後蜘蛛見侮而後黠鼠被欺千恨月深而  
萬感歲深而兄弟出身雖或遇顧者而其值比前日  
不啻減三倍噫欲不嘆而得乎而彼何人哉考證考

鑿魚用書小說俗語假雜本而向他例為世所珍  
簡挾聲曰真嘆々々然其珍之奉此者則未必讀也  
則所謂四庫簡名學者耳則位置齊整積之坐右以  
粧其書房則珍之非真珍之也則那新書輩見天日  
則見但陪考證先生侍矜色儒者則薰其俗德矣其  
俗才則其薰其炙孰與我悶則々々又聽一人長歎  
短嗟曰吁汝聽我說吾身上比君等遺恨更如何哉  
僕原未某氏珍藏世間罕有故先主人某所寫一本  
也須拜故且撮英法標故且抽華錄傍故細故密銀朱  
故點鈔粉故措實非一日夕所能為也故印之筒之

故換之反之常在其側受知受顧何思先主捐館嗣  
子不肖效繼飲博無幾破產白骨未冷手澤猶新早  
已黜吾兄弟是故一束三文使吾輩受辱紙縮痛手  
是故今又轉賣來此是故與君等古書同斯感慨是  
故々々追想當初不得不慘然淚下一人從傍臨示  
笑曰其々早找淚滴手澤哩嗚呼噫嘻如我梵書新  
也不行占也不行如是我聞一切經世間一切沒讀  
者決定經決不誦大果經果廢兵寶藏經唯賣之空  
飽蠹魚耳甚者毀之併經為虛空維識人間孰能識  
大智度經雖有奈此愚僧佛典之廢斯謂之古今未

曾有經乎般若法華亦唯爲糊口誦梵書價賤如土  
砂書肆平等全魚利益嗚呼三千諸佛五百羅漢孰  
不天哭地泣末法々々南無阿彌陀佛一々々笑  
曰坐井窺天居庫測世何見之隘何意之蹙大都如  
此繁昌人物如此茂盛安知不于林子市或影落形  
者好讀古書好誦梵典而古書今日山賣梵典昨日  
川賣也且人間出處何物不係時之運命之流行行  
舍藏樂天而已今世魚用書多則多然隨出隨滅泡  
水也似浮雲也似且那萬世不磨者畢竟不在文字  
間雖魚吾書亦可何況論其行不行且更魚用書行

可以推太平間暇可以見繁昌殷富看他繁昌記諧  
謹佞褻大方可唾物然彼一出洛陽紙貴不啻三倍  
不亦奇乎顧夫普世間大方君子孰肯讀之大雅文  
人孰肯讀之無丁字者固不讀也少識字者讀亦難  
解屈指算之雖有讀者猶寡然而猶有讀者非茲都  
也不得大方既已不讀也大雅既已不讀也果知讀  
者愚極愚世傳或請一畫師罔愚人畫師乃攬筆寫  
一釣者曰不是愚歟或曰善矣且更寫愚師即就其  
傍圖空手羨魚人惡々非之者釣者而讀之者羨  
魚乎今茲不登富人亦咸吸粥爲天下儉也然作者



不憚無益文字災有益梓罪莫大焉愚莫甚焉然而  
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天從鳥翔海縱魚跳江戶  
所以為江戶是也夫食一兩四斗粟流一冊一錄費  
雖天下罪人哉食百錢六合米於作者也猶不得不  
之為為之充饑安知非亦人義惠作者將為真愚耶  
將不為真愚耶一人中之曰止々々惡々何言及覆  
抑揚魚頭魚尾惡是何言子似為作者回護弄世間  
又似馬口給屢憎於人戒之哉曰子豈好辯哉不得  
已也

有曝書賈鬧街下肆曝新曝舊攤雅攤俗大學委塵

中庸緝風年代記春畫本字書墨帖枕藉雜陳一筒  
醉客佇立塞肆又翻又翻仰面指一本曰亭主呵穿  
彼鑿此極考極證不畏公不自量言鄭注不穩朱注  
可刪道義不論字句徒鑿大言壯語吐奇驚愚此等  
書是也亭主呵何陳這等書何驚這樣冊舖上晒曰  
高買易擇卿無理即理請且去客曰亭主呵亭主呵  
此墨本不是今人筆迹歟何以墨之何以帖之唐宋  
名家墨迹不為不多何更把這樣摸米擬董俗筆墨  
之帖之亭主呵為之者何厚顏賣之何愚買之何愚  
何愚主人々々自今藏之勿曝辱休曝愚士色々變猶

哂曰理也々々我商買君且去客又取一本讀過數  
紙問曰亭主此本作者汝識乎主引頸曰表題曰語  
學語書聞其先生去年自上方來未詳其人何如客  
曰宜哉其審音韻上方役者率是曰非役者也俗謂役者  
儒者爾曰今捕儒者亦與役者不甚異何咎曰且去  
客纔欲行却顧曰那大學值幾何曰七十二錢曰這  
春本曰八銖銀曰亭主呵箇這修身治國子叔不磨  
萬世不刊之書那這弄風弄月牽漁釣倫之具然那  
值甚低這則甚貴曰理則然矣然亦寒處釀春愁悵  
潮莫把瓦展之孰不眉伸眼明男女若人之大欲此

亦世間不可欠物且下之獻上常苦無物金帛他所  
有珍奇他所有因或用之爲人事客此曰亭主妄言  
非礼勿見非礼勿聽且公侯貴人治國爲急何遑喜  
覽這等物主曰且聞上臨戰展之以出戰輒有利是  
所以藏之甲冑曰妄々此事出向書此語載何典古  
人無言之後來何物登徒作此妄說妄々呵主人大  
學如彼甚賤不是侮聖乎春本如此劇貴不是侮淫  
乎亭主若天下罪人白日曝之高價射利大亂人倫  
極壞風俗若罪人若罪人遂把數本擲地紅紫金翻  
正是鴛鴦夢驚鳳鸞倒翻主忍不住火幾心頭嗚曰

潑醉畜生若何仇妨我衣食早走一拳打客一打四  
隣挺出遮欄勸解扶客找去客叫聲來跌過欲  
倒聞他喉裏咯々看地便吐衆皆捻鼻逃早見一大  
來掉尾搖耳乾々舐盡客纜攀步又跌犬尾犬驚吼  
客顧曰叱畜生天下罪人

愛宕

江城之南突元有山曰愛宕深樹繞腰閑雲出口石  
級二道峻者曰男坂迂者曰女坂亦自東上男則半  
身以上下鐮援攀峻直可知東面茶店數椽架峰起  
茸遠望豁達使人魂飛即舍迤離坊巷條達盡萃于

目下楸枰也似田疇也似朱門白壁某時相連高樓  
臺榭稍穗爭秀玩景倚闌者並頭累手有窺遠鏡者  
曰北方之山近而黑者忍岡也遠而翠者築波也前  
後二道白而明者利根隅田二水也聳者鴻臺也平  
者葛西也瓦鱗接翠東西屹峙本願寺屋頭也竿頭  
飄紅無數星散懸脂鋪招旆也棟隆則五百羅漢拳  
螺堂梁條則射場三十三間堂那邊爲犀盤舞果如  
其下有鰻鱺店這方火樓人面顧盼想筆火而國橋  
西聽滑稽人剪偷從後視外套其々危矣大息曰  
脫矣京橋街頭孰遺錢一索莫人認者好々我拾之

言未既，拍髀曰：「可惜！兵早被人掠。」

數箇藩士，脊景酌酒，蓋係挑茶婢。人間所無，有能源。婢向一人曰：

「側聞頃者，主携梅林。」楊多，號名，梅林者多。昨日，秋山，今日，桃源。那話兒，觀楓海晏寺。

何等樂事，可羨！曰：「錯矣，係是遊朋某事，僕不得已為。」

伴勿怪，々々娘如有意為前驅。兼鶴，近而目黑，遠而大

師河原茅，從意所在，娘見肯先奉一盃，普之一箇手。

遠鏡顧指似曰：「休々看那增本樓上。」妓館在干品，山亦不遠。汝狎妓

立欄，招汝哩，婢獻笑曰：「可畏，恐被他詛。」

一騷客避喧，就閑臨風喫茶，吟壁間留題曰：「相州之

海房州山萬里，山水一望間，山色罩烟淡，如畫水光

收風平似剛，天下舟楫真粟粒，粒々破烟入江灣，笑

曰：「好矣，自今米賤，惡詩不堪讀畢。」

山麓出增上寺間，曝高連棚，接席懸衣，着攤貨物，貫

團子，饜甘醴，西折至切通。方言，饜道，切通。繁雜殊劇，鼓喧吹，詳

小戲場，善眼人說史，滑稽揆道，售技貨，賈藥高百兩，

爭席鬻物，正而南向，橫銀鏤小劍，黃金燭臺，西方東

向居，描金香盒，珊瑚瘞口，東方西向，置文木火桶，蒼

古鐵瓶，革烟袋，數佩象墜子，幾顆數本，春画數枚，盤

針，古色茶器，新製酒具，細玩色々在前，而提燈懸，

鋸子，算盤，大小相鄰，在隅，博多之帶，鼈甲之櫛，

頭巾又陳又排望之精良近之濫惡偽製贗作又季  
又曝

一人巾呼藥前面展一幅紙絲欄區域圖鼠行狀或  
食廩粟或屠庖肉上燈缸嚼書裝御字走餘蔬邀側  
尸乾鼠數頭牌面書銀山鼠毒

一人練藥叫曰早接々々把磁器故錘碎之即藥合  
之未乾故敷擲更揚錘敲之錘或碎合則堅  
相梨橘柚追時堆菓大々小々聚類分器十顆一價  
幾錢何文揀火奴表記之甚賤曰山四又數夥環  
焉把柿筒之我五汝六射其技戲中者嗽之輸者償

錢

一鍋內數串買芋蕒豆腐種々煎焉鍋沸烟馨一串

買一四文又行從人擇食此曰四文屋

孤虛王相五行生克輪圖推日照徃察來始可百兩

牌日堆占前知謂之見德好色未見封紙上書曰

今日一點所指無謬

切通之東增上寺門前有馬場挑花連錢泥驢

伯樂執轡待客只見一人鼓鑼一走疾迅紅星恰飛

往回中繩周旋中規鈞百而又文亦弗過也觀者唯

采一人跨鞍馬騎不行菰草弗動伯樂強絳氣

得塵揚忽見人倒畢九朝天馬則快走觀老亦鳴采  
開笑

過場循寺南折入巷珠簾响風玉几耀日雲母屏風  
籠月玻璃彩籠綴星葡萄繫紫千年運菽碧風佩鏤  
々扁鏡爛々銀流水碎或疑遊水晶宮真上崑崙山  
障內珠毛端額面玉西苑眉目明徹精神射八正是  
江地遊世王母降天金剛石假水晶唐物百色煌々  
銜光

瓷瓶連懸作幕陶碗積畫作壁花樣盤花可餐碧紋  
盆碧可掬酒壺花瓶瓢水甕火桶球々焉塊々焉手代

坐中間執紙掃接客近世磁器之極造庭燈籠製小  
便桶一儉又站觀一箇指桶曰花瓶如許長大蓋侯  
家之物一箇放之低聲曰心容亦搜掃耳

紙糊七偶施粉墨衣錦綺裸雛娘並坐細妓女連立  
力士張臂達摩面壁虎頭掉風獅子戲花丹鶴舞玄  
龜潛東笛累鼓靡剪春祭織秋鬼面擗狐面妖迎製  
俳優面貝隆鼻者錦外也紫素巨眼者三升也杜若  
者鼻憤杜預曰憤齒上梅幸者尾上菊五銳巨眼乎銳乎使中老  
尾上死

乃精摺妙錦畫之製舍江戶外無有俳優小照花鳥

寫真武者繪勝景圖又張又懸草紙本者近世殊精  
良措紅指紫消金消銀正是織女雲錦工猶淺獲氏  
金文針未巧

金鐵鋪紙楮店菓肆履行爭軒占居此所巷窄繁昌  
殊見從此神明已詳于二編

寄都俗謂括腰謂之青

鳴太平鼓繁昌手技也落語也影紙平演史平口百  
眼曰八人藝于晝平夜交代售技以七日建限盡限  
客鳥不減又延日更引期大概一坊一所用樓開場  
其家極角懸籠招子書曰某々出席某日某日某日夜

分上火肆端置一錢匣匣上堆鹽三堆一大漢在側  
叫聲請求請來夜娼呼客聲律甚似面匣壁間連懸  
履屐繫小牌為識牌錢別課四文乃無錢至者親懷  
履上俗語名此曹謂之油蟲

一樓數楹當輿設座方一庭高若干尺隅置火桶茶  
瓶膏湯夜則兩方設燭客爭席占地一席則數月寓  
都村客一席則今年參藩士類五六交頸七八接臂  
新道外妾代地隱居伴頭乎手代乎男女雜居老少  
同位

落語家一人上納頭拜客篋鋪剃出儒門塾生謂之

前座旋嘗湯滑舌本帕以拭喙折帕大如拭一拭左右剪  
燭咳一咳縱橫說起手必弄扇子忽笑忽泣或歌或  
醉使手使目踣膝扭腰女樣成態儉語為鄙假聲寫  
倡虐怪形鬼莫也態不扭莫人情不盡落語使使人  
絕倒不堪捧腹刺出始下此為一齣名此時曰中  
於是乎忘使者如廁食烟者呼火渴者令茶飢者命  
菓技人乃擊物賣圍圍數百本初連數枝值一數錢  
賣了一徧餘枝猶茂因低值募之已低菓踈更低請  
斧數十枝四五丈斷根而始剪原圍三枝僅世照葉  
獻貨早見先生上座親方是也三尺喙長辯驚四筵

今笑妙於向笑後泣妙於前泣親方之醉判出何及  
人情穿鑿世態考證弟了固不若焉也  
紙幃一面淡墨魚物拍向鼓鳴乍生數綠松一人從  
上戴帽披襖右手揮鈴左手開扇了々明々寫出分  
明左顧右旋轉眼動眉應笛揚鈴合鼓翻扇舞々廻  
々真是影人有魂舞關矣閃晦迹次寫衆卉或梅  
或菊又牡丹芙蓉碧花柳瓣露葉看破青楓影  
霜葉漸紅破時改觀者眼收神會一叫妙聽得  
祭禮曲鼓諫處双靈柱涌一殿宇湧紅白豎簾小  
張燈賽人往回拋錢祈福既而鼓聲漸歇一影暗



夜益深，兵遠々聞得叱咤避人聲，狐群掛行，徐進步，荷蒲席，而炬火擔木持竿，俗談所謂狐之婚禮是也。纔出，以杜狐皆化為人，席變拔筭火，變提燈竿化鎗木化與奇々怪々，變妙機神燈滅，狐熾却又出，那羽生村累女幽鬼為崇之圖，靈牌前佛燈暗，香烟細別懸下，大蘭金燈，那與右衛門者，詔鉢念佛，只見幽鬼自燈籠內現出，遂滅，還現，漸小，漸大，嬰々訴怨，須臾漸滅，乍見一團微暈，涼光不淺，羅月收輝，穀卵欲破，漸凝，漸明，眉目々々遂作一人，鬼首鮮而嘆，怒眼裂點出，高僧袂天合掌念經，唱揮數珠，怨火

即消，以見紫雲變，金佛來迎，蓮花臺上，怨魂成佛，妙光四散，天花繽紛。

屏障內，技人在焉，唱款曲，忽聲出，小猴須臾問答，紛然諠話，遙々聞得足音在外，推門聲，推戶聲，一叟至，聲咳上坐，上客應接，寒暖聲畢，主道爺近日何潤，叟道苦事可談，主道可何奇，叟道日前處女奔我言與，為人專寧為翁，妾可知，老妾生角，誰報又早被那妓簡責，困了數日，昨始靖難，所以今日纔外出，猴道豈夢乎，主笑叟音猴聲，又挑又諠，主道詭謳，宜洗餘困，叟道則作主乃高聲連呼，權助。

權助遙諾，叫聲隨即至，身猶未起，主又連聲權始，  
聞足音大而緩，大聲道：何用上道？一呵詭和，汝亦佐  
之。權道：曷不佐僕素善歌？又聞足音送响，又聲出一  
婆，婆問：吾翁在乎？猴道在在，主唱若道：爺尚陽勞  
姐，今日在斯，不復掛念。今日借歌請姐，亦和。三線調  
一羽二宮，三絃善為，六絃聲爺唱，婆和，猴賽權，承權  
音大濁，猴聲高，清曳急音如扼喉，婆舌音健而洩，互  
歌代和，漸々速往，微音斷續，有魚入空，春蠶食葉，微  
啜撲窸，般也，以却聽清，漸清濁稍濁，弦暇聲還，主  
人道與索，須別存奇，猴道更既已深，百談驗怪，何如

會道好々，清話濁說，白談極怪，忽聞風雨驟至，風聲  
蓬々，雨聲淅々，閉戶聲引，窓聲猴叫，苦權呼驚，撲  
地聞得物墜聲，衆音鎮壓，百事頓休。

裏店

八百八街連背，新道從衡，曲折並建裏店，五家  
軒十舍，一棧至，劇裏店結五十一為一部，牙房相對中  
間，通道謂之路次，廿同汲，數則同便，區畫地牧  
糞，一條開溝，流穢慶，相通出入共門，一門備白不  
真，俚歌所謂路次六限，例趣西牌上鑰，儒袂一高紗  
雜債居，炊飯之烟，朝來雲凝，鼓播之聲，晚間啞轟爰

寫一裏店略示其偏萬裏店可推矣

日影近午乞鉢僧歸揖鄰尼曰妙閑姊歸早尼返揖曰方纔脫鞋今日鉢米何如曰少々々因米價翔踊不唯米少錢亦從少聞葬禮強飯亦無投乞兒可嘆意笑曰聞魯羽北越皆被水患然天下言之蓋卜之猶曷這樣貴曰全係米貴之為非實米少也鄰儒嘗言無三年蓄曰國非其國官置粟倉蓋為此爾粟倉之建今已四十年雖有堯水湯旱府下民庶決不至餓是我貧民所以今日浴賑給一人言之卜日緣之不知御倉所出一日幾何萬鍾大也矣哉

德政聞切姦高私漕數萬包於卜力中覺下獄令其漕返之其他占穀今亦並見沒議哉川北快於堯舜之仁民從之鉅高入賈今皆歸卑彼米此錢莫一人不義眼妙々々人氣時雍天氣從美想知明歲有年逆祝逆祝遇賊綯索鄙人今食麥豉粥好此小凶使人始悟粟粒之貴追悔昨日之奢漸想侈靡大半之習貪道蔑顧度使鄙人麥粥之儉川諸平生忽聞間壁有聲嗽々々全道僧陋談休為米僧雖貴非日兩買一外恃々勿為煩々々莫適而井論米價如予世有飢餓我無飢餓有酒則足朝亦既倒九台痛

快痛快米之有魚我不管不聞乎芝蔬變之上方留  
別一場驚天開地轟轟連中豔之白金日千  
兩千兩千兩而々々成由不動比之無炎水天宮較  
之莫影入則吸粥出則販芝蔬是江戶人所以為江  
戶人孰道儉約儉約楚人遺弓人拾之拋千擲萬擲  
竟不之大地外如汝等不知世有大算計氣腐儒  
樣動說儉陋々々忽聽路次頭鐸音粥々蓋神道  
者流還書勝也

數牝團負兒抱釋喧嘩林立于井邊適見魚商擔  
魚叫過牝等呼住叫值高使卸擔倒尾言這般若大

一貫錢外一文難減牝道食御救米身今一貫難  
上牙如遇檢飯羅司至何以應之八百則食推論數  
番值定目血作贈作炎恰好小刺叫酒牝頤命日趁  
早提樽來恰好聞得吹角鳴鏡叫聲錫々牝等皆  
付兒四錢遣買於焉乎環坐相依大枕仰醇阿松道  
大屋呼他長口那話朝來早出不知何之阿梅道聞往戲  
場阿松娘不識知平彼向人言使兒任某候家誕々  
其實某商外妾且不似候妾面目那幸哲白藉哲掩  
醜如使他驚也沒三文顏色然看他自悅驕慢越度  
非公家落胤也到底大屋之女大笑々々松使手言

低之聲高恐達梅反目言此何管其樣毋畏等錢借  
居要大屋者我輩所役名主閭長俗名亦我傭之也彼宜  
畏我々曷畏彼松道聞否本鄉婆々卒果免身本鄉正坊尚其妻年  
七十年男實在天保四年豈不生憎稀有々々千古奇孕桓武以來未  
聞想所生兒不鬼則天狗梅道就人療病不亦鍛治  
坊天狗童乎那童亦怪毒庵老言天狗與人雜居縱  
治病殆無人魔之別妖莫甚焉不說不巳藥賣唯如  
童子脚但如然那天童不獨蹴疾可謂亦踏醫面好  
笑阿竹道那曲舖老婆不頰高與每遇混堂鼻以應  
人此々五三六店無表裏何容貴賤要以有我貪

彼生活百錢往四文外捐利也時貸也年中供奉  
皆自此方咄何揚氣臍下沸茶俗語那寺社亦然寺者佛若音新兒輩  
多謬看人如犬常言治癩癩治癩癩癩癩竟天下然彼藥籠亦  
沒有寺社者寺社也藥籠不持俗語是不那輩之謂乎  
喧嘩方酬主人擔空籃歸北叫如何早歸夫道今日  
造化高一餉賣清羸亦不少因為卿買鯖出釋包  
放在婦前道一浴歸婦道先操汲往夫便提軍持  
出

間壁二盲人方覺伸一伸曰宮市名何時派日昨一  
今時曰捨於昨夜何如有獲乎曰有々造化六高上

則徑按了。一肩出則又被呼連摩四脚出。即呼其家  
逆旅。五肩六脚偷手。略按歸就寢。東方已白。曰予熟  
睡不知汝歸。汝連夕好運。其而往。二三年內。檢校警  
可取。曰舍之。汝辭佞善。屈善。忍妙。取人意思。如汝必  
檢校豫買祝酒。曰休。調曰聞汝近多周旋家。須勤  
須勤如士。謁擡舉不唯善。屈且苦。人事我曹比之  
十分利害。或出身全。因他人錢。忽聽小婢推。曰怨  
夕曰奚自。曰自橫坊。蝦舖火急。請貴療。曰亦家娘  
苦癢。歎曰不然。家丈從場所通語還。痼疾偶動。曰諾。先  
夫隨。即至宮門。曰蝦舖誰。曰那日算債。尚耳。偶簧鼻

孔低昂喚空。口佳馨々々。誰家命。鱸炙又傾耳。眾曰  
好響。河漏曲送來。猛聽得外。向刮刺風波人起。盲等  
凋章待走會。尚至一擔兩箇脩。匪匪外面書。金山  
寺。曰休。歇休。走今日表面。酒店始開。肆乃賣索人  
來要錢也。耳。  
只見箇々一樣。打扮負箱荷傘。喧雜歸至。同推  
主人。主人道。列位勞興。又見手上走還。主道。今日  
牌數幾許。手上楚眉。曰又從昨減。今番駭駭不復。  
前番甚。沒景氣。作者按世所詳。師者蓋是。原米無  
常產藥也。菓子也。勸物開帳。相時出業。與變。

般高貴都十繁昌亦可見

路次窮處最後一戶有一浪人住焉有隣德孤戶聞  
窳寒酒麪魚高認得不過及此所獨見大屋屢來責  
宿錢今日亦踵伍長自外問先生在乎生曰在請  
入坐伍長上席從容言曰果知所約宿債今日辨了  
生曰未矣長少作色而不言有頃曰君不誓乎今日  
决辨今日而木柳何日算得延曰延月延至今日今  
日而木地主面前我更推何一句我進退亦各噫生  
搔首曰僕實無辭然君子之窮無借令延十年償决  
不欠文曰然豈能然乎不信者猶有如皦日長曰君皦日

予素照知但奈地主亦苦乎生默矣我何言乎長沈

吟有間曰君皦日知者則知世間難通為君籌之魚  
如出仕雖小祿云祿則有力予姻族女子現奉仕君  
舊藩且侍醫某亦予舊知豈不好因緣乎此手請援  
飢寒或救君如少屈予亦從宜贊成牛少作色曰休  
々厚意可拜奈平生所學外賂內謁死亦難為枉尺  
直尋古賢戒之如見內之疾有欺已三自雖免宿錢  
責一生遺憾萬劫難消人間萬事天々命々不知命  
無以為君子守命樂天此問着多少妙味菜羹飯長咄曰  
如君天命我未肯解以予所思言之窮手可下之所

極足可容之地，屈可屈之首，折可折之腰，屈々折々  
然而弗成矣。斯之謂命歟？袖手俟命，想不然矣。伯夷  
叔齊我不與也。主亦哂曰：俗論々々，世間如君，舉以  
爲夷齊，無用于世，大非矣。殊不然矣。予載之下，使頑  
夫廉，其有用也不止一世。士不用則亦若是而已。且  
如僕繁昌太平之民，就爲夷齊之行，決不至夷齊之  
餓勿煩。尊處且君言，僕袖手丈人不悉，僕亦可爲之  
分盡焉。不獨依內謁已聞。今君英明行學，世言明  
君復出，僕乃前者再上書執事某。某書入不報 遂立門枕蹠，不報。卓本現有便就札，一抽一草文示。

之曰：是第二書我讀君聽，讀起曰：某頓首再拜謹奉  
書執事某左右。夫人之思舊者情也，在理也。在賢乎  
愚乎，孰得不眷戀於此也哉？禽鳥無知其歸，猶尋舊  
巢人而忘舊非情也，非理也。則非人也。在生深山窮  
谷而與水石麋鹿居而存者，一日聞都下繁昌與曰：  
盍適其來，仕數年，僅掌大都會士之風味，使謂故國  
昔陋，其又丈開業弘術，出身顯名，舍此何之？不遂定  
終焉之志也。蓋少矣。然而雖其人既已貴，其家既已  
富，莫爲而弗成，莫思而弗遂，身體強健，子孫繁滋，氣  
盈神王，予然猶弗動。一點思舊之情，於觸事感物之



降也蓋亦決不能矣況乎其貪且病者情之所然也  
理之所然也且人之求主而避昏就明蓋亦情也兵  
此亦理也兵伊尹真鼎鄒陽肯淮理之所然也情之  
所然也鳥猶擇木棲焉人而不擇斯戾理及情非人  
之所為也某亦人也鳥之不如乎安為獨戾理及情  
忘舊就昏之為雖某不似亦飾固陋之心于東西于  
南北未必可言仕難求也然尚不之然尚不于侏三  
十年來不侏之首屈一萬餘日不屈之膝謁之于執  
事之門者區々之情欲就舊與明而不為戾理及情  
之為也前日上書後待命之日之長一刻信為三秋

之思然下今三十日猶未得宜得之命是所以不  
宜俟之命也顧執事之意為時猶不可耶今則朝廷  
興廢繼絕將有為之秋豈曰不可而可歟抑猶疑某  
為人耶請自白之某弱冠前放達不羈不擇所交太  
平之世鉅未至劫人掠物可為之惡亦莫不為然一  
且改志勵志以來行顧言言顧行廿年孜孜如一日  
者鄉曲所知也知識所見也思之所馳也天之所蓋  
也又蓋執事所略聞而知也請幸不疑焉若今日而  
不舉萬劫卒莫可起之理矣某則蹈東海之波欲恨  
死而已伏冀哀此情察此理蒙一言之薦嗚呼使朝

庭繼絕而共天職某立身而食天祿者嘗在執事一  
出入息之間也耳是以犯罪忘愚今復敢進此言亦  
惟少垂憐焉惶懼無已曰某既如是猶爲未下手耶  
猶爲未容足耶若是而如此僕於是乎浩然知莫與  
爲草莽期此輩歌樂道笑而止焉乃去歲者謁先塋  
于故國爲文謝之有祭文我讀君聽長謝曰好好々  
吾過矣莫讀可也生曰如何然以此證之不可不讀  
不可不聽聽々更恭捧一紙讀下曰不肖某誓首再  
拜奉祭于先考某府君之靈某尚孩君以病歸老子  
本國某以鞠於曾氏之故不得與共從某尚提兵赴

至告凶然十里之路三尺之童舅氏之私愛星行不  
容生離別平爲死離別嗚呼哀哉恩情永終某已長  
矣聞之於親戚與知識居氣溫度人克孝于家與人  
交忠其出而仕特辱某廟之知祿位暴崇以職在錢  
穀故命四方善交大賈與豪農鞠躬當公家之急  
于官于事不爲無功嗟夫君而有斯不肖之子豈某  
氏之餘福罄乎君躬耶某向量褊淺愚且侗雖好讀  
書道未有所少通不孝于家無用于世三十一餘年  
今獨極一身之窮然其不自量庶幾立身起宗此心  
難死每思之冲々焉聞今君賢也稱復見某公某使

以爲繼絕與廢宜在其初政也去年三月立門抗疏  
恭訴愚衷書入不報命乎時之難逢長又欠又欠言  
後文猶長乎生言僅數句且少勉之曰清朝豈謂有  
人掩明乎顧係吾曹々也耳志雖不成不肖之事畢  
矣果知書錦之榮卒無以慰神之際胸便忍耻於故  
國不敢醜身之寵鍾來祭以此言而清酌是供焉伏  
冀在天之靈釋愠愍愚曰不肖之子猶善守儉寒不  
泰祖先昔纔有不與人子同惟慈是眷翻然下十蒼  
穹長坐睡不覺生絕叫拊案曰讀畢矣長瞿然眼明  
曰好々々代過矣適聞問壁樓上僕人爲响靜中有

動遠送機聲生曰那响何長爲不聞曰我耳沒物上  
生曰長成之無或誤子乎此隣婆家亦多女履烏或  
深夜通門成之哉魚誤子乎大屋之鑿不遠在今  
效獄木巷俗殊惡東隣西舍奢侈過分書而鱗炙夕  
而河漏乃去歲官粟賑疫或言這般陳不下帳雜精  
炊之至甚舉以換之不世官乎不世天也今日之賑  
咸言始知天恩之大晚矣知之長戒哉長率以正之  
孰敢不正若謂末如之向者我亦不肯解以予所  
言之窮乎可下之所極足可容之地致之死々變而  
止而猶弗正也斯之謂末奈云乎袒手只職唯言宿

貨唯貪博料貪々我不與也且如長與名主身雖賤  
職重須少學問苟爲人上不解大義亦誤人亦誤已  
如君勸僕內謁則是也昇平之運之盛寒鄉僻地稱  
名士者莫不皆學然江戶則及不然那名字者大概  
薄鬢鈞鬢半掛短披幫間耶名主耶殆無分別表者  
德之符照面知臧可不慎乎時見一丁男領送蕎麵  
直推戶徑措而去長歎曰今朝有新貨人新貨居者與送生  
河漏通親  
色喜肚裏暗謂今晚免飢驟看雪花墜窓風以剝壁  
長出仰天以存瑞屢臻去年豐々

繁昌記二篇終



